

少爷三四郎

〔日〕夏目漱石 著 吴季伦 李孟红 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少爷三四郎

〔日〕夏目漱石 著 吴季伦 李孟红 译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少爷 三四郎 / (日) 夏目漱石著; 吴季伦, 李孟红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108-5275-6

I. ①少… II. ①夏… ②吴… ③李… III. ①自传体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96907号

本书译文经北京夏和璟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理,《少爷》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三四郎》由立村文化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少爷 三四郎

作 者 [日] 夏目漱石 著 吴季伦 李孟红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70毫米 32开

印 张 11.25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5275-6

定 价 45.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导读

日本国民作家——夏目漱石

提起夏目漱石，本地读者多半会联想到《我是猫》这部脍炙人口的大作，至于未曾读过其作品的人，往往可以在坊间的日本书籍或刊物中发现夏目漱石的大名或是著作被提及，笔者最初就是在日本的推理小说及漫画书中得知夏目漱石的，当时对于日本人信手拈来夏目漱石作品中的文句、思想，引用在日常生活的口语或行文中，曾感到十分好奇，这个问号在脑中盘旋多时，直到阅读《少爷》《三四郎》，沉浸于其魅力，也借机了解夏目漱石的生平及其在日本文坛的地位。

夏目漱石本名夏目金之助，生于一八六七年（庆应三年）二月九日，东京人。夏目家在江户地方有庞大势力，金之助身为家中么子（排行第八），但由于在他出生前家境已逐渐没落，因此不受期

待的么儿出生后一度寄养在别人家，两岁时便被过继为严原家的养子，此后因养父母情感不睦以及养父的工作变换而经常迁居。十岁时才总算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然而这样幸福的日子极其短暂，父兄一向与他不睦，并对他浓厚的文学志向不以为然；母亲则在他十五岁时因病去世，于是金之助在十九岁时就离家展开外宿生涯。童年的遭遇对于金之助的心境以及日后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从几部带着浓厚自传色彩的著作《少爷》《三四郎》《之后》《道草》等等都可见其端倪。故事里的主人翁多半有着良好的家世，却不受父兄所重视，因此他们的心境往往孤独，很早就意识到要自力更生，但内心则无不渴求亲情的温暖。有人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作家因自身遭遇或基于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意识到真实世界的不完美，呕心沥血发而为文，才有感人的作品问世，但这份感动人心的力量往往来自于苦痛与不幸。回顾夏目漱石的生平，便知此言不虚。

青年时期的夏目漱石发奋向学，并洞悉英学为时代潮流，跻身社会精英之所。二十三岁时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文科，成绩斐然，并不时发表学术论文，因此大学一毕业，他就在校长的推荐下顺利进入东京高等师范任教，此后便一直担任教职，三十三岁奉教育部之命前往英国留学两年。

夏目漱石不以在英文方面的优异表现自满，相较于明治维新之后时人竞以西学为尚的举动，夏目漱石却以他原有的汉学及日文基础，积极创作，发表许多的诗歌、俳句。二十二岁那年，便以汉文来评论正冈子规的《七草集》诗文集，并以汉诗体作游记《木屑

录》。就在这年，首次使用“漱石”为笔名。这个颇具汉学意涵的名字据说其典故取自于中国的《晋书·孙楚传》，相传孙楚年少欲隐，与王武子曰：“当枕石漱流”，却误曰：“漱石枕流”，于是王对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孙辩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却砺其齿。”故以“漱石”的典故自喻其坚强的意志。

如果说文学是作家心灵的出口，这无非意味着创作不辍的夏目漱石在生活或心灵上的困顿？不愉快的童年往事，成了他创作灵感的泉源。但反映在他的性情上的，却是近乎神经质的多愁善感：苦读的生涯自然也影响身心健康。

二十七岁罹患肺结核，为了养病，赴镰仓圆觉寺参禅，参禅的生活丰富了他日后创作的题材，但他的病情并未十分好转，再加上神经衰弱，厌世的心情由是萌发。回到东京后没多久与中根镜子结婚并于同年升任教授，但镜子后来因歇斯底里而企图自杀，平静的家庭生活也染上了阴影。

留学时期，夏目漱石体认到所谓的英国文学和他以前所认识的英文有着极大差异，精通英文不足以增强国势，这使夏目漱石赖以生存的理想几乎幻灭，再加上留学经费不足，妻子又因怀孕而极少来信，他的神经衰弱因此更为加剧，一直到回国后他始终为神经衰弱所苦，但也刺激他更专注于写作。

漱石的文学生涯开始甚晚，三十八岁发表的短篇小说《我是猫》为其第一本小说。佳评如潮深受鼓舞的漱石因而有了创作的力量，陆续发表的作品均深获读者喜爱。

夏目漱石借着写作纾解心情，也因为极度的专注和热情，短暂的五十年岁月多为病痛所苦，然而透过对人生的观察、自省与苦痛的升华，他笔下一个个绮想缤纷、充满逸趣的世界孕育而生，不但为日本的国民文学，更获国际文坛的重视，日本研究漱石文学者不胜枚举，其影响力不可言喻，也因此荣获“国民作家”的赞誉。

夏目漱石的写作直到《三四郎》这部著作才开始较具小说风格，描写一些沉重且深刻的题材。一向被自然主义派的文坛主流所轻视的“余裕派”的漱石，开始以现代小说家的身份在文坛急速占有一席之地。对多数读者而言，或许仅知漱石是《我是猫》《少爷》《草枕》的作者。另一派轻视这类单纯读者的人则更加重视夏目漱石后期的小说，他们以“近代小说”为前提，认为其早期作品只是夏目漱石真正展开写作的象征性提示。若是如此看来，夏目漱石的初期作品虽然是扎根于内在的欲望，却是较不成熟的。

夏目漱石在异于小说界的地方创作，提倡“写生文”的写作风格。夏目漱石本人也将小说分成“借由情节的推移，引发读者兴趣”与“撇开情节，借由围绕在事件周边的事物来引起读者兴趣”这两大类，而后者便是夹带着禅意和俳句的意境。换句话说，所谓的“写生文”，并非着重在表现应该要写什么，而是追求在词句本身脉动的瞬间便存在某种禅意和俳句的意境。

尽管处于虚伪的世代，有些东西还是亘古不变的，那就是隐藏在这些不同外衣下的内在情感。

《三四郎》这部作品描写大学时代的青春彷徨和淡淡爱恋，最

重要的是引发出那份因潜意识的伪善而造就的人生，在一切追求现实与自圆其说下的实质，却是一切不合逻辑所引起的矛盾，披着合理外衣下的自欺欺人，这或许就是理性与欲望拉锯下所陷入的困境吧！

《三四郎》巧妙地结合了现实的讽刺性与自在的缥缈虚幻。三四郎和广田老师、野野宫、与次郎所关联的世界属于前者，而他与美弥子世界则属于后者。这些“世界”因书中角色的相互关系而错综，然而对三四郎来说一直被那些未知的“世界”所牵引。在三四郎心中的画像所流露出美弥子瞬间的“悲怜”。那可能是她所说的“迷途的羔羊”，抑或是在她说“吾辈知罪，罪恶常在”的一瞬间。

夏目漱石在《三四郎》后接着开始更正面地探究“无意识的伪善”与“吾罪”的问题，急速地进入“近代小说”的世界。然而，我们不应该将《三四郎》视为夏目漱石终于写出正式小说的萌芽作品。因为无论是从乡下迁至都会的《三四郎》、从都会迁至乡下的《少爷》都是令读者爱不释手的青春小说经典。这类小说构造虽然单纯，却因此更令人感受到其中的魅力，再写实的近代小说也不比这类小说当中单纯而强韧线条所勾勒下的人物群像来得更写实吧！

李孟红

目
录

少 爷
坊 ち ゃ ん

001-120

三 四 郎
さ ん し ろ う

121-338

夏目漱石生年谱

340

少爷

坊ちゃん

吴季伦
译

第一章

从小，我这来自父母的鲁莽性子，
真害自己吃足了苦头。

从小，我这来自父母的鲁莽性子，真害自己吃足了苦头。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回，我从二楼的教室往下一跳，摔伤了腰，疼了快一个星期。或许有人要问：“为何要做这种傻事？”说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理由，只不过是从刚落成的二层楼校舍朝下探看时，班上有个同学促狭地大声嚷嚷，故意激我是个胆小鬼，说是谅我胆子再大，也绝不敢从这里跳下去。后来，校工把我背回家，父亲当即横眉竖目地骂道：

“哪有人从区区二楼跳下来就摔伤腰的？”我回嘴说：“那我下次跳一趟漂亮落地的给您看看！”

又有一回，我向朋友们炫耀一把亲戚送的西洋小刀，刀刃在阳光下闪耀着亮晃晃的光泽。其中一个朋友说这小刀虽亮，看起来却不怎么锋利。我拍胸脯说没那回事，尽管拿任何东西来切给你瞧。

那朋友说，那就拿你的手指头来试吧。我当即回他们说，这把小刀用来切根指头简直不费吹灰之力，话还没完，刀子已朝右手拇指的指甲斜着划进去了。幸亏是把小刀，加上拇指的骨头又硬，这根指头才到今天还连在我手上，只是留下来的这道伤疤，怕是跟定我一辈子了。

家里的院子往东走二十步，有一块朝南的小菜圃，地势较高，中央栽有一棵栗树，我把这树上的栗子看得比自己这条命还要紧。每逢栗子成熟的时节，我一起床就溜出后门，捡拾落在地上的栗子带去学校吃。紧挨着这块菜圃西边的是一家当铺的院子。这家当铺的店号是山城屋，有个约莫十三四岁的儿子叫勘太郎，胆小如鼠，却敢翻过方眼篱笆来这边偷栗子。有天傍晚，我躲在折叠门的后面，终于把勘太郎给逮个正着。勘太郎一时无路可逃，竟没命似地往向我飞扑过来。他大我两岁，胆量虽小，力气倒是挺大。他那颗大扁头朝我心窝扎过来，又撞又顶的，不巧滑了一下，脑袋瓜就这么一骨碌地钻进我夹衫的袖筒里了。我这只手一下子被绊住，没法使唤，急得胡乱挥臂，勘太郎的脑袋瓜就这么在袖筒里左甩右荡的。到最后，他终究握不住了，在袖筒里狠狠咬了我的胳膊，疼得我把勘太郎推到篱笆上，伸脚一勾，撂倒了他，令他往前方摔了出去。山城屋的地面比菜园这边矮了六尺，于是勘太郎一个倒栽葱，“哎唷”一声跌进自家的院子里，还把篱笆压垮了大半。勘太郎跌下去时顺势扯掉了我的袖子，这下我的胳膊总算恢复自如了。当晚，母亲到山城屋赔不是，也把我夹衫的那只袖子一并取了回来。

不单如此，其他的恶作剧我也做过不少。有一回，我领着当木工的兼公和开饭馆的阿角一起踩坏了茂作的胡萝卜田。田圃里的胡萝卜秧还没长齐，上面铺着一层稻草，我们三个在那里玩了大半天的摔跤游戏，把整片胡萝卜秧全都压坏了；另一次是我把

古川家田里的那口井给填了，气得人家找上门来兴师问罪。那口水井是砍下粗大的孟宗竹，挖通竹节，深埋进地底引水给附近的稻田灌溉用的装置。可当时我不晓得那是做什么用途，就把石子、木片等杂物统统塞了进去，直到竹筒不冒水了才回家吃饭。结果一家子正吃着饭时，古川就涨红着脸冲进来骂人了。印象中，后来好像是赔钱了事的。

父亲对我毫不疼爱，母亲同样只喜欢哥哥。我哥哥长得格外白净，又喜欢反串旦角唱戏。父亲每每见到我，总说这家伙不会有出息的，母亲也说我成天闯祸，为我的前途忧心。事实上真让他们料中了，我的确不成材，活着只差没去坐牢了，也难怪他们担忧。

母亲病逝前两三天，我在灶房里翻筋斗玩，一不小心撞上了灶台的边角，胸肋疼得要命。母亲极为恼火地说“再也不想看到你这孩子了”，并且要我去住亲戚家，怎知道后来竟在那里接到了母亲的死讯。我实在没想到母亲那么快就走了，早知她的病情那么严重，自己真该老实一些。一回到家里，哥哥便责怪我不孝，说母亲是被我早早气死的。我气不过，扇了哥哥一个耳刮子，惹来父亲狠狠训了一顿。

母亲过世以后，留下父亲、哥哥和我三个人过日子。父亲成天无所事事，见了面老是数落我样样不行，简直成了他的口头禅。直到现在，我依然不明白究竟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合他的心意，天底下就有这样莫名其妙的老子。哥哥说什么要当企业家，努力用功学习英文。他的性情本就阴柔，鬼黠狡猾，我们处不来，差不多十天里总要吵上一架。一次下棋时，他卑鄙地埋了一着伏棋，见我左支右绌，便得意洋洋地冷嘲热讽。我一气之下，将手上那只“飞车”棋子朝他眉心扔了过去，棋子划破了皮肤，出了一点血。哥哥向父亲告了状，父亲气得扬言要和我断绝父子关系。

当时我心想，这下只能等着父亲把我逐出家门了，结果一个

在我家待了十年的女佣阿清，哭着替我向父亲求情，父亲总算息了怒。不过，我没有因此惧怕父亲，倒是对阿清感到过意不去。听说阿清出身名门，明治维新时期家道中落，只好出来帮佣，现在已是老婆子了。不知什么缘故，这老婆子对我分外疼惜，真教人猜不透。因为不单母亲在离世前三天对我失望透顶，父亲更是终年拿我无计可施，就连街坊邻居都嫌我是横行霸道的牛魔王，唯独阿清一人当我是个宝。我自知生性不讨人喜欢，所以即使不被人看在眼里，也没当一回事，阿清的百般溺爱反而令我不解缘由。阿清时常趁着灶房里没人时夸奖我：“少爷秉性好，做人正直。”可我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假使我秉性真有那么好，那么除了阿清，其他人应该也会对我好一些才是。因此每逢阿清这样称赞时，我总对她说自己不爱听恭维话，结果这个老婆子又喜上眉梢看着我说：“就是因为这样，才说你的秉性好呀。”瞧她的表情，宛如炫耀我是她一手打造出来似的，那感觉让我有些头皮发麻。

自从母亲过世后，阿清更是疼爱我了。我当时年纪小，对于她的格外疼爱十分纳闷，有时觉得她真多事，别来烦我反倒图个轻松；可有时又对自己的想法感到过意不去。尽管我这么想，但是阿清对我的疼爱依然不减，时常自掏腰包送我豆馅煎饼和梅花饼，还会私下买来荞麦粉，在寒冷的夜晚冲一碗荞麦粉热汤悄悄地端到我的枕边，有时甚至会带汤面回来给我吃。阿清不单给我买吃的，还送过我袜子、铅笔，以及笔记簿。在我大了些以后，她甚至曾经借过我三元钱。并不是我开口问阿清借钱的，而是她自己送来我房里，说是知道少爷正愁着没零花钱，让我尽管拿去用。我当然说不要，可她非让我拿着不可，只得当作向她借下了，其实心头喜滋滋的。我把这三元钱收进小钱包揣在怀里，去了趟厕所，一不留神竟掉进茅坑里了，无奈之下只得磨蹭着出来找阿清一五一十讲了经过，她很快找来一根竹竿，说要帮我把小钱包捞上来。不多时，

我听见哗啦啦的冲洗声从水井那里传来，走出去一瞧，阿清往挂在竹竿尖上的小钱包不停地泼水。接着她打开钱包察看，只见那些一元钞票全被染得褐黄，上面的图案也看不清楚了。阿清把钞票拿到火盆上烘干后交还给我，说是这样就行了。我凑鼻闻了闻，嫌钞票臭，阿清说那就交给她去换吧。也不晓得她是上哪里去，又用了什么法子的，总之最后她带着三枚银币回来。我已经不记得这三元钱后来拿去做了什么用途，当时只说很快就会还她，但始终没有偿还。时至今日，纵使想给她十倍的金额，却再也没有办法了。

阿清总是趁父亲和哥哥都不在家时给我东西，可我这个最讨厌的就是暗地里独自占便宜。虽说和哥哥处不好，可我还是不愿意瞒着哥哥收下阿清给的零嘴和彩色铅笔。我曾问过阿清，为什么只给我，不给哥哥呢？阿清不以为意地回答，您哥哥有父亲买给他，不打紧的。但我认为这样不公平，父亲纵然顽固，却不至于偏心，然而在阿清眼里，仍是认定父亲就宠哥哥一个，只能说她太疼我了。这个老婆子虽是世家出身，可惜没读过书，遇上这种情形，就是和她讲理也说不清。阿清的执着不单表现于对我的溺爱，甚至认定我将来肯定出人头地。至于我那用功读书的哥哥，她说瞧那唇红齿白的，往后肯定没出息。对于老婆子的执着，我唯有两手一摊了。她坚信自己喜欢的人未来一定飞黄腾达，而自己讨厌的人必然穷愁潦倒。那个时候的我还没有立定志向，但听着阿清成天说我绝对会扬名立万，不禁起了自命不凡的念头，如今回头想想，简直可笑。有一次问了阿清觉得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阿清似乎也说不上来，只说少爷日后必定住在气派的高门大院，且出入皆有人力车相迎。

除此之外，待我成家立业以后，阿清打算随我住在一起。她三番两次央求我届时可得收留她，讲得我也当自己真有了房子似的，满口答应下来。岂料这老婆子很有想象力，径自做起计划来了，逐

一问我喜欢住在哪里？曲町还是麻布^①？在庭院里架个秋千吧？屋子里有一间洋室也就足够喽云云。那时候我根本没想过拥有自己的房子，所以每次都回答阿清：“我既不要洋房也不要传统家屋，那些玩意我一件都不想要。”谁知道这样一来，她又夸我清心寡欲、心地善良了。总之，不管我说什么，阿清总少不了称赞一番。

母亲离开人世后的五六年间，我的日子就在遭父亲责骂、和哥哥吵架、吃阿清的零食及听她夸奖之中度过。我无欲无求，已是心满意足。我想，其他孩子应该都是这样的。只不过每每遇上什么事，阿清张口闭口都是我可怜呀、不幸呀，说得我也觉得自己该是可怜和不幸的。除了这些，我倒没有一丝一毫的烦恼。真要说，顶多就是父亲不给零花钱让我叫苦不迭吧。

母亲去世后第六年的正月，父亲也因中风而撒手人寰了。那年四月，我从一所私立中学毕业，六月，哥哥也从商业学校毕业了。哥哥费了一番工夫，在某家公司的九州岛分店谋了个差事，要去外地工作。他说要把房子卖了，将家产处理妥当再去公司报到，但我还得留在东京继续求学，就回答哥哥悉听尊便，反正我也不想给他添麻烦。就算随哥哥一起搬去外地，两人还是要吵架，他在气头上肯定又会对我冷嘲热讽。哥哥想必不会嘘寒问暖，但我毕竟住人屋檐下，不免要低声下气。于是我打定主意自己过活，至多去送牛奶，总可以填饱肚子。之后，哥哥找来一个旧货商，把那些不值钱的家传物什全都贱卖了，而这栋屋子则经人介绍，卖给了一位财主，听说赚到一大笔钱，详情我自是无从得知了。至于我，约莫在一个月前到神田的小川町租屋住下，等决定去向之后另做安排。阿清对于住了十多年的屋子转手让人，感到非常遗憾，可毕竟屋子不是她的，根本无从置喙。阿清向我频频发牢骚，说是少爷如果再大

① 曲町和麻布皆为日本东京的高级住宅区。